

文化

世俗知识分子中的典型宗教思想者 ——索尔仁尼琴

齐昕

【内容提要】索尔仁尼琴是20世纪后半期俄罗斯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发表的一系列针对宗教信仰，宗教思想，教会历史、地位、作用等方面的知名论著，彰显了其作为教会官方体系外的世俗知识分子对苏联中后期及解体之后宗教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索尔仁尼琴所宣扬的独立的宗教信仰立场，体现了他对俄语文学的信仰表述传统的有意识继承。

【关键词】俄罗斯 索尔仁尼琴 20世纪 东正教会史 宗教思想

【中图分类号】G13/17.5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3)02-0067-0006

俄罗斯文学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文学，确切地说，不单是文学。古罗斯文学，按照俄罗斯国内目前首屈一指的古罗斯文学专家谢尔盖·特拉夫尼科夫（Сергей Травников）的看法，是一种对上帝创造的人世的象征性描述和对上帝庇护的虔诚祈求^①。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现代俄语日渐成熟，俄语文学几乎立刻成为具有强烈宗教情怀的俄罗斯精神的最好表述媒介，并在俄语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将这一角色演绎到极致，以至于白银时期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弗兰克认为，19世纪的全部俄罗斯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讨论宗教问题”，且“所有伟大的俄国文学家都同时又是宗教思想家或寻神论者”^②。弗兰克从经典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俄罗斯文学固有的宗教性及其与俄罗斯宗教思想的血肉联系。毫无疑问的是，这种联系在新时期得到了延续，并有了新的表现。

当代俄罗斯的宗教思想，与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白银时期相比，在某种程度上显得“隐晦”，甚至可以说是“平淡”。当然，总的看来，就像我国学者张百春说的那样，以东正教为主的俄罗斯宗教思想注重“灵性的修炼”，不大看重理性思辨，因此，东正教神学思想多为“即兴之作”，有感而发，十分零散^③。白银时期以前，俄罗斯宗教思想在正教会严格的控制之下基本都停留在对圣经和早期教义经典作品的解读层面。因此，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列斯科夫等划时代的文学巨人在19世纪中后期以作品的形式就宗教思想发出具有异常鲜明个性的声音时，其对俄罗斯社会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当教会的声音被长期限定在一个严格而保守的框架之内时，俄语文学就站出来，展现

① Травников С. Н. и др. Древне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I-XVII вв., изд. Владос, М., 2003, С.5.

② [俄]弗兰克：《俄国知识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③ 张百春：《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页。

【作者简介】齐昕，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讲师。

它与宗教思想的水乳交融，并替代了传统的神学表述提出信仰问题，进行热烈的灵魂拷问。自然，作家们的挺身而出引起了教会的不安。陀氏因为其日渐明显的对所谓正统的皈依而免于受到苛责，托尔斯泰和列斯科夫的日子可就不大好过了。前者干脆被革出教门，后者也成为教会重点攻击的对象。“这一大胆和深思熟虑的教会行动虽然受到俄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激烈批判，但从教会和历史的角而言又是不可避免的。”^①因此，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俄罗斯皇权、教权的没落及之后的覆灭对于宗教思想的发展来说却有着空前的积极意义。这么说或许显得有些冷酷，然而也正是在这乱世之中，俄罗斯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们不仅完成了对先辈思想的大总结，还最终发出了俄罗斯宗教思想的独特声音。索洛维约夫父子、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等在内的宗教思想家和罗赞诺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别雷在内的作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也最终使得俄罗斯宗教思想在世界宗教思想史上有了崇高的一席。在这样一段异常绚烂夺目的历史面前，当代俄罗斯宗教思想自然是不够突出的。当然，由于独特的社会历史原因，当代俄罗斯宗教思想也有其自我的面貌。

历史看来多少有些是在重复着自己，在苏联中后期率先大胆为宗教思想发出声音的恐怕首先应该是作为文学家的索尔仁尼琴。虽然受到官方的严厉控制和打压，教会在苏联时期却一直存在着。尽管教会史学家齐平在其四卷本《俄罗斯教会史》中花了不少篇幅来叙述教会在苏联时期的活动，对每次主教大会的召开都做了详尽的介绍，然而多数学者还是认为教会官方在苏联时期并无多少令人称道的积极作为，它基本处于艰难自保的境地。是否与早期所受的宗教教育有关我们无从考证，然而斯大林在二战爆发之后为了鼓舞军民士气向教会求援是不争的事实。在他的命令之下，俄罗斯东正教会于1943年正式恢复自己的组织和权利，并在战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赫鲁晓夫上台虽然带来了俄罗斯社会思想的“解冻”，却一反斯大林后期的宗教政策，对教会和宗教人士进行打压，造成教会史上著名的“赫鲁晓夫迫害”（хрущёвское гонение）。不少信众团体和宗教人士在这个时候转入地下，与当时开始成型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一起构成当时思想界两股著名的“暗涌”，而教

会官方则再次面临噤声和失血。作为一位“横空出世”的成熟深刻的创作者，索尔仁尼琴在这个艰难的时刻站了出来。

索氏于1963年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著名的短篇小说《玛特廖娜的家》（«Матрёнин двор»），[小说原名《无义者不成村》（«Село не стоит без праведника»）]，这篇小说一直被认为是索氏最具感染力的代表作。抛却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有意识或无意识所承载的强烈政治使命，这个记述俄罗斯乡下一位穷苦善良的普通农妇生与死的作品不仅在思想上呼应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最典型最有力的人道主义传统，更成为苏联日后强大的“乡村小说”（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所呈现的俄罗斯民族品格人物谱上沉重而深刻的开篇之笔。与此同时，《玛特廖娜的家》也是一篇具有强烈宗教思想的作品。莫斯科时评家、独立宗教人士雅科夫·克罗托夫（Яков Кротов）认为，索尔仁尼琴笔下的玛特廖娜是一个典型的西欧式信徒：既传统、谦和，又在人格上非常独立。他将此归结为《玛特廖娜的家》在欧洲广受欢迎的主要原因^②。在笔者看来，玛特廖娜身上所体现的几乎逆来顺受的谦恭与西欧气质没什么关系，这恐怕是基督教所宣扬的经典品质，且玛特廖娜的独立人格并非基于克罗托夫历来推崇的个人价值和权利，她的独立精神来源于她与土地的深厚关系。人与土地、与土地所承载的文化的关系是索氏之后苏联“乡村小说”的基本主题之一，是《玛特廖娜的家》在苏联正式挑起了这一话题，为后来拉斯普京和别洛夫反复探究俄罗斯人的本土思想开了一个大胆的头，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可以看到，在作家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Алексей Варламов）的《乡间的房子》（«Дом в деревне»）等作品里，与土地的血肉联系成为构成主人公瓦夏爷爷独立人格的主要原因，索尔仁尼琴四十多年前唱起的调子至今仍在回响。还有一点使《玛特廖娜的家》一文显得突出——索氏对主人公玛特廖娜的定性，他称玛特廖娜为“义者”（праведник）。在这之前的俄语文学中，玛特廖

^① [俄] 格奥尔吉·奥列汉诺夫：《俄国圣主教公会1901年2月决议的前史及特点》，张兴宇译、徐凤林校，载《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4期。

^② Кротов Я. Г. Солженицын как религиозный тип. http://www.krotov.info/yakov/6_bios/60/solzh.htm

娜式的具有明显“小人物”色彩的形象还从来没被抬到过这样的一个高度。不仅如此，索氏甚至认为，没有这样的义者，不仅是村落，“恐怕是城市，乃至我们这个地球都无法支撑下去”^①。小人物的“小”反而变成他们卓越品质的体现，他们不仅不“小”，甚至顶天立地。类似的声音在女作家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Людмила Улицкая）1993年出版的小说集《穷亲戚》（«Бедные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中以前所未有的高昂热情全面响起，构成苏联剧变混乱时期文学界的一抹难得的亮色。

《玛特廖娜的家》中的宗教思想表述是形而上的。无疑，“义者”是个典型的宗教式的词语，不过索氏在这里并没有直接阐明他的宗教立场。索尔仁尼琴没有专门的宗教著作，作为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世俗知识分子之一，索尔仁尼琴的宗教立场直接体现在他一系列著名的评论性文章里。1972年东正教大斋戒时期，即将被驱逐出境的索尔仁尼琴给时任正教会大牧首皮缅（патриарх Пимен）写了著名的公开信^②。他在信中对教会表示了爱戴和尊敬，并把对教会之爱和对祖国之爱等同起来。除此之外，他还对教会官方的软弱和消极表示出不满，抗议教会在政府的压力下对信众进行监视、控制，他号召教会以坚强独立的姿态站出来，为拯救俄罗斯精神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应该说，这是一场诚挚而热烈的表白。索尔仁尼琴对教会的拥护和承认似乎体现的是一个传统信徒的虔诚。然而，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历经磨难、阅历丰富的索氏仿佛完全未能看到教会当时的艰难处境，他对教会的要求是不大现实的。为了生存下去，教会当时必须要“走钢丝”，“钢丝”的两边是来自官方的无神论意识形态和组织人事上的全面镇压所构成的深渊。想要生存下去，教会就不能不服从苏联政权所制定的“规范”。积极地传教、布道自然不可能，然而同时又必须组织信众，对他们进行教诲。为了自保，教会不得不在某些情况下与国家政权进行“交易”，教会没有能力保护所有教会应该保护的人。正是这点让索尔仁尼琴痛心不已，并对教会发出质问。然而，在这个质问后面其实是索氏心里一个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大牧首皮缅对这封公开信的反应充满了现实的无奈：“要是让他（指索尔仁尼琴——作者注）在我的位置上待几天，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不过，随便他怎么写吧！”^③

克罗托夫曾经在一篇评论里称索尔仁尼琴的立场“完全是孩童式的”^④。在这封致大牧首皮缅的信中，我们也能看到索氏的某种天真。不过，就此认为索尔仁尼琴是个全面支持教会的正统派分子则是不正确的。他的宗教思想要复杂得多。索氏于1998年发表著名的《坍塌中的俄罗斯》（«Россия в обвале»）一书，其中辟出专章论述教会及其作用。这里的索氏显然要比在致大牧首皮缅的信中表现得客观冷静。他对许多信徒指望教会完全独立自主、靠精神力量支撑发展下去的愿望持批判态度，指出教会是存在于人世且由人组成的，因此，教会也有妥协和软弱之时。在索氏看来，教会的软弱来源于人们本身的软弱，在一个健康、理性的社会里，人们必须给这种软弱留以余地。索氏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自己原先天真的绝对立场。同时，他也号召教会在保持原则的前提下“积极入世”：“东正教会必须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占据当之无愧的位置（要进入到军队中去），与此同时，它必须保持住自己的尺度，不能允许任何玷污宗教仪式的行为（比如给各类世俗场所和事物‘开光’等）。正教会不应当与俄罗斯其他传统宗教发生冲突：不能在发挥本身作用和影响时越界，从而使得多信仰、多民族国家的完整性产生裂缝。”^⑤

索氏还强烈要求教会与旧教教徒（старобрядцы）真正言和，彻底结束教会内部的分裂^⑥。索尔仁尼琴对旧教教徒一向甚为同情。他最为敬仰的历史人物之一就是17世纪宗教改革时遭到迫害的旧教大司祭阿瓦库姆^⑦。索尔仁尼琴

①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и томах, том 3-й, изд. YMCA-Press, Париж, 1981, С. 159.

②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и томах, том 9-й, Великопостное письмо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С. 120-124.

③ Цыпин 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т. 4-й, изд. Спасо-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 М., 1997, С. 626.

④ Кротов Я. Г. В эфире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 <http://www.krotov.info/spravki/persons/20person/solshen.htm>

⑤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Россия в обвале, изд.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М., 1998, С. 185.

⑥ 沙皇尼古拉二世于1905年4月17日签署著名的《有关巩固信仰包容基础的命令》（Именной высочайший указ, данный Сенату, «Об укреплении начал веротерпимости»），从国家政治的层面上承认了旧教的合法性，正教会也随后宣布解除1667年莫斯科主教大会上确立的对旧教的诅咒，旧教在形式上被作为合法的信仰在俄罗斯国内确定下来。然而在现实中旧教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旧教徒也成为20世纪俄罗斯地下宗教运动的重要力量。

⑦ 大司祭阿瓦库姆（протопоп Аввакум, 1620—1682年），17世纪俄罗斯宗教改革时期著名人物，因坚持旧教思想和礼仪而遭到迫害，并被处死。阿瓦库姆被旧教徒封为圣徒。

对尼康改革后造成的教会分裂深感痛心，并对尼康及其之后对旧教的围剿、迫害深恶痛绝。索氏对旧教的好感恐怕来源于他的本土情绪。尼康的宗教改革虽然有当时朝野强大的政治野心做背景，却带有明显的“崇洋”色彩。虽然客观上当时俄罗斯人的宗教习俗确实混乱原始，但是尼康对拜占庭的推崇和照搬仍然叫索氏无法忍受。索氏的本土情绪由来已久，在20世纪70年代被驱逐出境后不久，他发表了著名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信》（«Письмо вождям СССР»），在信中他写道：“我们革命前与革命后的‘先进’的政治家们最喜欢嘲笑那些保守分子（正是在俄国，这种人特别多），他们号召人们要珍惜和保护我们的古董，甚至还要保留三间草房的偏远乡村；铁道旁的土路，虽已有汽车，但还要保留马车；不愿意为了用大企业而抛弃小生产；不愿意因为有化肥而轻视粪肥，不愿意使数百万人挤在城市里；不愿意头顶头地爬到高楼上。他们嘲笑这些人，污蔑他们是反动的‘斯拉夫主义者’（从这一嘲笑中产生了这一术语，从此再不叫别的名词了），诬陷那些说这样的话的人：巨人般的俄国具有许多精神上的特点和生活上的传统，完全可以在人类中寻求自己的道路……”^①

在索氏的思想中，旧教是与本土倾向联系在一起，因为旧教是对本土信仰方式的忠诚与回归，号召教会与旧教教徒真正言和是索氏眼中寻求“自己的道路”的重要一步。索氏的旧教倾向被很多人看在眼里，我国学者金雁、秦晖就曾撰文考察索氏的思想和国家发展主张，他们认为索氏眼中的前进意味着要回到旧教式的本土思想和生活方式中，并将其归纳为“向后看就是向前进”^②。同样具有强烈本土情绪的作家瓦尔拉莫夫则在长篇小说《沉没的方舟》（«Затонувший ковчег»）中对旧教思想进行了自己的总结。在瓦尔拉莫夫看来，旧教及其受迫害史尽管反映了教徒本身对信仰的热烈维护，却因其避世、分裂而引发无作为，旧教也许可以自救，却无法承担基督所宣扬的拯救人世的职责，并将最终沉入历史的长河。

最终，索氏本人对以正教为代表的基督教思想进行了“大一统”式的总结，并将其定格在俄罗斯本源的民族精神之中：“在如今破败、虚弱、慌乱、腐化的俄罗斯，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显：没有东正教的精神支持，我们无法站起来。如果说我们不是一

群没头脑的动物的话，那么我们必定需要一个统一的基础。我们俄罗斯人必须忠诚地、不屈不挠地保住我们东正教的精神品质，很明显，这是我们正在失去的最后品质之一。正是正教气质，而非什么帝国霸气，塑造了俄罗斯的文化品格。保存在我们心中、行为中、习俗里的东正教将以超越民族思想的高度使把俄罗斯人团结起来的精神得到巩固。也许在未来的数十年我们还将遭遇人口的减少、国土的割让，甚至主权的沦丧，然而，有一种东西将在我们当中保留下来：东正教的信仰和它所带来的对世界的崇高感知。”^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总结性的论述中，索尔仁尼琴并没有对正教性和正教气质的本身做任何阐释说明，他关注的是这一特性对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影响及其所应发挥的作用。显然，索尔仁尼琴对神学本身的热情是有限的，他对究竟何为基督教精神没有太大兴趣，而是着重关注其在实践中的价值。这就构成了索氏思想中的一个矛盾，在并没有深入考察基督教—正教的发展史和经典神学的变迁前提下，索尔仁尼琴以一个“时代的智者”的姿态站出来，对教会的作为和俄罗斯宗教精神的发展做出这样那样的“指示”，提出种种要求，他的这种做法不免显得空泛。著名莫斯科神父谢尔盖·萨韦利耶夫（о.Сергий Савельев）就对索尔仁尼琴提出过批评，认为他的观点流于浅薄。萨韦利耶夫指责索尔仁尼琴对信仰的本身毫无关注，在他看来，索尔仁尼琴本身并非信徒，而更像一个信奉实用主义的行政人物。萨韦利耶夫神父强调，信仰首先是个人精神层面的事，只有经过了这一关，它才可能被抽象化，并被放在社会群体的范畴内进行探讨^④。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克罗托夫。他在2008年索氏逝世时撰文评价其宗教思想，将其立为宗教实用主义的典型。克罗托夫眼中的索尔仁尼琴与真正的注重内在修养和个人宗教体验的正教信徒相去甚远，而是一个对宗教持“机械的”、“物质化的”态度的人^⑤。

① [俄] 麦德维杰夫、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编译参考》编辑部译，外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03—204页。

② 金雁、秦晖：《索尔仁尼琴：向后看就是向前进？》，载《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4期。

③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Россия в обвале. С. 190.

④ Савельев С. Фрагменты о церковной жизни,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община, 2000, №56.

⑤ Кротов Я. Г. Солженицын как религиозный тип.

作家瓦尔拉莫夫则以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索尔仁尼琴。在一篇访谈中，他称索氏是“旧约先知式的人物”^①。瓦尔拉莫夫最终还是将索氏定格在他的本土思想中，指出他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深厚感情、他对个人成败的洒脱态度以及他对任何动摇和软弱的不容忍。索尔仁尼琴的强大体现在他对俄罗斯的服务精神，他不原谅任何背叛俄罗斯的人和类似的行为，他充满严厉的伟岸使得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旧约里面那些高大而热烈的先知。因此，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思想者，索尔仁尼琴这个人物所放射的宗教光芒无疑是非常耀眼的。

无可否认，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世俗知识分子挺身而出表达俄罗斯宗教思想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不过，当我们进一步研究索氏的生平，就会发现，索氏的童年是在母亲在家里努力维持的宗教氛围中度过的，母亲教他如何祈祷，带他去教堂，引导他读各类革命前的宗教读物，这就像帝俄时期正教在俄罗斯民间的家庭传承。中学时期，索尔仁尼琴还因为坚持戴十字架而引来同学的嘲笑。对他来说，基督教信仰在人格形成初期就带上了异类、反叛的色彩。这不能不对他日后的思想带来巨大影响。

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病逝。这个经历异常坎坷丰富的思想者在苏联解体后结束持不同政见者的流亡生活，回到了俄罗斯，并一直活到这个国家“民主化”了的今日。而在如今的俄罗斯，以正教为主

的宗教信仰不再受到排挤和打压，宗教思想和宗教情绪都有空前自由的表述空间；与此同时，宪法将俄罗斯规定为世俗国家，东正教会则以社会机构的形式存在于国家和社会的组织体系中，至少在表面上不像帝俄时期那样与国家权力和官僚机构紧密联系，教会本身也不再是强制性意识形态的来源。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说，现今的俄罗斯真是处于前所未有的自由中。令人多少有些纳罕和遗憾的是，进入新时期，索尔仁尼琴显得异常沉寂。在自己曾经为之摇旗呐喊的宗教信仰自由终于降临之时，他静默了。诚然，他设立了“索尔仁尼琴奖”，并先后将它颁给了作家拉斯普京、瓦尔拉莫夫、叶基莫夫和成功将《白痴》搬上电视屏幕的彼得堡导演博尔特科（Владимир Бортко）以及片中主人公梅什金公爵的扮演者米罗诺夫（Евгений Миронов）等俄罗斯文学界、文化界传统派阵营的经典人物和活跃分子，多少借此表达了自己信仰和文化问题上所一贯坚持的立场。然而，对于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政治自由和信仰自由，他似乎没有多少话可说。也正因此，索氏平静而功成名就的离世还是留下一串问号，不断引起世人猜测与思考。

（责任编辑 靳会新）

^① Кучерская М. А. Интервью с Алексеем Варламовым, Полит. Ру, 27.04.2006.

A Typical Religious Thinker among Secular Intellectuals — Solzhenitsyn

QI Xin

Abstract: Solzhenitsyn was one of well-known Russian writers in the la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He published a series of famous works on religious belief and thinking as well as Russian Orthodox Church's history, position and role, which showed to advantage that a secular intellectual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thinking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after it collapsed. The independent religious belief and position advertised by him reflected that he succeeded to the expressing traditions of Russian literature by deliberate intention.

Key words: Russia; Solzhenitsyn; 20th century; history of Orthodox Eastern Church; religious thinking

Солженицын – религиозный мыслитель в среде свет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Ци Синь

【**Аннотация**】 Солженицын – один из выдающихся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20-го столетия. Он создал ряд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освященных религиозным темам, религиозным воззрениям, истории церкви, ее статусу, роли и т.д. В этих работах отражена его активная роль как светск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а, находящегося вне системы официальной церкви, в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и и развити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воззрений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после его распада. Его оригинальное религиозное мышление отражает его веру в рус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традиционную сознательную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Солженицын; 20-ый век; история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воззрения

《俄罗斯学刊》稿约

一、本刊为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欢迎投稿。本刊将倾力打造各个栏目，为广大专家学者研究探索俄罗斯问题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

二、来稿应遵守学术规范，选题新颖，内容充实，论证严谨，层次清楚，阐述明晰，文字简练。

三、来稿一般在1万字以上，特别优秀的稿件视具体情况可以突破字数限定。来稿请附中英文篇名、作者名、内容提要（200—300字）、关键词（3—5个）、作者简介（作者姓名、工作或学习单位、职务、职称）。请在稿件后面附上作者的固定电话号码和手机号码、传真号码、通信地址和电子信箱。

四、稿件中的注释请以脚注形式在当页页脚标出。引用报刊资料，请注明作者姓名、文章标题、刊名、刊期；引用书籍资料，请注明作者姓名、书名、出版社、出版时间和页码；引用互联网资料，请注明作者姓名、文献名、网址和时间。正文中出现的外文请译成中文并加上括号附在外文后。

五、来稿请用A4纸单面隔行以5号宋体字

打印，寄往本刊编辑部（通信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74号《俄罗斯学刊》编辑部，邮编：150080），同时把电子文档发至本刊电子信箱（hdelsxk@163.com）。稿件请寄给编辑部，不要寄给个人。

六、来稿文责自负，但本刊有修改权，如不同意修改，请在稿件上注明。

七、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建立网络版，并与有关数据库合作，其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说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八、来稿应是未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过的论文，亦不接受一稿多投的文章。稿件寄出半年未接到本刊通知即可自行处理。

九、因本刊编辑部人力、财力所限，所有稿件恕不退稿。来稿一经刊用，即付稿酬，并赠样刊一本。

《俄罗斯学刊》编辑部